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

第八回 大王莊君臣請良將 校軍場元帥再點兵

軍師徐懋功料定薛仁貴不是真死，而是由於受到這場打擊，李道宗又沒伏法，他傷心透了，不願再為皇家出力，想辭官還怕皇上不准，這才詐死埋名。他同大伙一說薛仁貴是假死，沒有一人相信，老程叫得更凶：「三哥，你說這話真是缺德，你敢不敢和我打賭？」，「怎麼不敢？薛仁貴要真死了，我陪他殉葬，你呢？」，「他要沒死，你砍下我這顆腦袋，怎麼樣？叫萬歲和大伙為證。」皇上一看，你們賭什麼腦袋，誰能摘誰的人頭？「軍師，你認為薛禮沒死？」，「我是這麼分析的。」，「我們想些什麼辦法才能把薛賢臣請出來呢？」，「陛下莫急，臣自有辦法，但有一件，您得賦予我權力，要我進行安排，誰若抗令不遵，我就處置他，否則我也沒法。」，「這有何難。英國公聽旨。」，「臣在。」，「朕命你搬請薛仁貴，一切問題歸你全權處理，倘若有人不遵命令，就地正法。」，「臣遵旨，謝萬歲。」徐懋功馬上吩咐，眾人先到一個山坳中隱蔽起來，君臣又分析了情況。徐軍師說：「看來薛禮是太傷心了，才想出這個主意，要想請他，只有用激的辦法。」他如此這般講了自己的想法。「要緊的是找個人充山大王，這個角色由誰來乾呢？」他把目光照著程咬金。老程急了，趕緊往後縮。軍師說道：「四弟聽令。我令你假裝山大王，今天晚上定更以後，帶領人馬殺進大王莊，要如此這般，不得有誤。」老程把眼一瞪：「牛鼻子老道，你是缺德帶冒煙哪！人家死了，還不讓人家家裡過個太平日子，沒事裝土匪，去搶人家，你這老道是什麼心哪！我明白了，剛才咱倆一打賭，你沒詞可說了，拿我出氣、我才不去哩，另請旁人。」，「四弟，這可不是你我的私事，乃是為國請賢，抗令不遵，可有掉頭之罪呀。」，「你愛怎麼的就怎麼的，這令我是不接。」徐懋功把眼眉一豎，大聲說道：「來人，把程咬金綁上，就地處決。」羽林軍往上一闖，把老程抹肩頭攏二臂，捆綁起來。老程這人就是能屈能伸：「去去，我跟三哥鬧著玩的，干你們屁事。三哥，我去不就得了嘛。」，「你樂意當山大王？」，「早就樂意，為請薛禮幹啥都中。」，「四弟呀，你這麼去，薛府的人都認識你，你們得這麼打扮。」徐軍師吩咐一遍，「我們就在這兒等著。如果來了人，你就把他帶到此處。」，「遵命。」

程咬金領著一部分人先把地理勘查了一遍，把道路都記清了，又按照徐軍師的囑托，樣樣都做了安排。到了掌燈以後，程咬金鈕鉸扳鞍，乘上坐騎。袍子脫下來翻穿著，盔甲全身，讓軍兵找了點黑灰往臉上一抹。本來程咬金就夠難看的，是大藍臉，這一抹是藍不藍黑不黑。馬身上也抹了幾下。帶的軍兵把旗號都放下，也把臉抹了抹，化妝成土匪的模樣。燈籠火把先都不點。老程在前邊，一百軍兵在後邊相隨，以最快的速度趕奔大王莊。夜深人靜，尤其在這山村，行動起來非常的快，定更左右來到了大王莊。程咬金把頭目叫來一一作了安排，「你們都記住了嗎？」，「記住了。」，「好，就照我的話辦，跟真事一樣，哪個要捅了妻子，給戲演砸了，我要他的狗命。」，「是，老國公放心，我們記住了。」，「就這樣，快去。」，「是。」

羽林軍的幾個頭目一點手，帶了三十幾個軍兵，進了大王莊。他們一看，莊子口擺著柴草垛，就把柴草垛點著了。草垛一著，霎時間火光冲天，映紅了大王莊半個天空。借這個機會，眾人催馬來到王府門前，三十幾匹馬放開絲韁，圍著王府轉圈。他們一邊轉一邊喊：「薛仁貴你死得好啊，你要不死我們還不敢來報仇，你這一死，我把你家裡殺得一個不剩！把老薛家男女老少全抓住，扒皮點天燈！殺呀！」

消息傳進了王府，老總管王茂勝一聽，嚇得渾身栗抖。開房門進內宅，見著柳英春、樊金定，王茂勝連說話都不連貫了：「報、報告主母大事不好，不知哪裡來的土匪，把咱們王府給包圍了，口口聲聲要來報仇雪恨。老奴發現莊口火光冲天，王府外戰馬嘶鳴，人心慌亂，請主母早拿主意。」二位夫人一聽，嚇得渾身栗抖，強打精神，到院子裡一聽，果然不錯，這可怎麼辦呢？小姐薛金蓮還算有主意。薛金蓮也是滿身武藝。「娘啊，不要擔驚害怕，一些土匪沒什麼了不得的。他們也不過乘人之危，想要撿點便宜，但是他們錯打了算盤。有女兒在，料也無妨，二位母親回房安坐，我到外面去對付他們。」薛府的家丁有好幾百，都到院中集合了。薛金蓮挑選了二百名，其他的上房的上房，上牆的上牆。還準備了木頭棒子，石頭磚瓦，把家看住。這二百人跟著小姐出外對付敵人。薛金蓮頂盔貫甲，單袍束帶，命人從後院牽來桃紅馬，抬出來繡絨刀，扳鞍鈕鉸，飛身上馬，雙手托刀，帶著二百家丁，大開府門，像洪水一樣，嘩——衝了出來。薛金蓮來到街上，就發現人影晃動，小姐大喊一聲：「呔！哪裡來的狂徒！你吃了熊心，嚙了豹膽，竟敢跑到平西王府來搗亂，可知道你家小姐薛金蓮的厲害！」這二百人仗著小姐的威風：「殺呀！別讓土匪跑了！捉住他們哪！」就撲過來了。

假扮土匪的這些羽林兵一看目的達到了，磨頭就跑，到莊日見程咬金交令。老程把大拇指一挑：「挺好，不錯，退立兩廂。」這些人在隊伍裡剛站好，薛金蓮領人就到了。薛金蓮往前邊一看，土匪有一百多人，為首的是個大胖子，黑天看不清，恍恍惚惚，覺得這個人有點眼熟，但再一想，相同的人有的是，我上哪兒能見過土匪呢！薛金蓮想到這兒，用繡絨刀一指：「呔！對面的土匪，你們是哪兒來的，讓你們的頭領過來見姑奶奶。」老程只得假戲真做，大斧子平端：「呔，黃毛丫頭，我就是山大王，有話跟我講啊，哇呀呀呀！」雖然程咬金儘量把聲音變一變，可怎麼變還是他呀，薛金蓮借著燈球火把的光亮仔細一看，認出來了，這不是程咬金嗎？我程爺爺呀？噢，明白了。你們是假扮土匪呀，薛金蓮這心才放下了，單手背刀：「對面您不是什麼山大王，您不是我程爺爺嗎？老人家放著覺不睡，您跑到這裡幹什麼來了？」老程假裝沒聽明白，把眼珠一瞪：「胡說八道，誰是程咬金，哪個是你程爺爺，我乃山大王是也。黃毛丫頭，實話告訴你，薛仁貴活著的時候，仗著他全身的武藝，欺壓綠林好漢，把我們飯碗都給砸了，我們早就想報仇雪恨，但沒有他的能耐大，我們不敢。最近聽說，薛仁貴鬧傷寒病死了，真是人心大快。人死了，仇恨還沒有完，因此我領兵帶隊來到大王莊，打算把薛仁貴翻屍倒骨，把你們老薛家人人許絕，丫頭哇，哪裡走！」程咬金又喊又叫，催馬掄斧就奔薛金蓮來了。

薛金蓮一看，對，這就是程咬金，你跟我裝蒜，你們這是要幹什麼？也不想多說了，催馬舉繡絨刀大戰程咬金。三下五除二，喀嚓一刀，把程咬金的盔纓削掉了。老程這才知道薛金蓮真有能耐，心裡說：將門出虎子，仁貴後繼有人了！我沒想到這麼俊個姑娘，武藝還這麼精通，虧著我程咬金躲得快，要不就把我腦袋給撲稜下去了。我不恨姑娘，恨牛鼻子老道。老程見勢不好，撥馬就跑，「弟兄們，黃毛丫頭甚是厲害，你們趕緊給我撤。」嘩——退了回去。薛金蓮不捨，在後邊緊緊追趕。程咬金拐彎抹角，就來到這片樹林裡。薛金蓮催馬剛進樹林，就見燈火通明，徐軍師說話了：「薛小姐，不必誤會，本軍師在此。」李世民也說：「姑娘，不必動武，孤在此。」

薛金蓮一愕，只見皇上、軍師、駙馬、掃北王等眾人全在，趕緊滾鞍下馬，把大刀掛上，過來給皇上見禮：「陛下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徐軍師一笑：「金蓮姑娘，呵呵呵，算了吧，咱這戲演到這兒就收場吧，你爹爹本來沒死，何必詐死埋名呢？現在國家正在用人之際，六國聯軍眼看就發兵犯我大唐，我們國家缺少良將，還想叫你爹爹當兵馬大元帥，你爹偏在這時候演這一齣戲，這也對不起皇上。姑娘，我問你，你爹是不是沒死？」，「軍師，我爹確實是死了。」，「罷了，你也不敢說真情。這麼辦吧，真死也罷，假死也罷，煩勞姑娘委屈委屈，先在這兒休息一會兒，你暫時別回家。」徐懋功為啥這樣說呢，他有安排呀，程咬金這一回來，第二撥人就派出去了。老程從西邊回來，第二撥人從東邊去了。幹什麼去了，到那兒就喊上啦：「了不得了，小姐叫土匪給抓住了，可了不得了！小姐被人家生擒活拿了。」這一喊可發揮了作用，老總管急忙報與夫人知道。柳樊二氏夫人「哎喲」一聲，撲通坐在了地上，當時就背過氣去了。丫環婆子把二位夫人喚醒過來，夫人二話不說轉身就走。幹什麼？奔花園了。花園有座假山，順著假山下的地道拐彎抹角，到了地下室。這屋裡有氣眼，還點了燈，薛仁貴正在這兒坐著看書呢。兩位夫人到了平西王面前：「都怪你呀，沒事你出了這麼個損主意，不死你說死幹什麼，多喪氣，要不聽你的話你不樂意，聽你的話引出這麼多的麻煩。」，「出什麼

事了？」，「咱姑娘叫土匪給抓去了。」，「此話當真？」，「那還能有假嗎？」薛仁貴聞聽此言，氣急攻心，不辨真假，吩咐一聲：「帶馬抬轎。」在府門外飛身上馬，追著這撥「土匪」就到了小樹林。剛進入林子，突然間燈火通明，眾大臣一字排開，唐天子坐在中央，薛仁貴想走已來不及了。羅通、秦懷玉等喊道：「薛大哥，您怎麼還陽了？」，「您這麼鬧，可把我們嚇壞了。」薛仁貴臊得滿面通紅，只得扔轎下馬，邁步到天子面前：「罪臣薛禮參見聖駕，願我主萬萬歲。」

李世民這才轉憂為喜，伸手把薛仁貴兩隻手抓住了：「賢臣哪，你這個玩笑開得可過頭了，可把朕嚇得不輕啊。」

薛仁貴站起來跟眾人見面。程咬金洗罷臉，也腆著肚子過來了：「仁貴呀，你小子越大越糊塗了。有拿死開玩笑的嗎？把我們嚇得神魂顛倒，光眼淚能接三盆。你太可惡了，把老乾爹我給逼得沒辦法，硬裝山大王。我要不裝山大王，你還不露面呢。」說得大伙捧腹大笑。

薛仁貴為什麼要詐死埋名呢？就因為他無故受人陷害，皇上不能主持公道，老乾爹為此事一命身亡，主犯李道宗卻逍遙法外，想起來不平之氣實在難咽。本想從此永不露面，不料今天被人家激出來，真是追悔不及。有人問那薛仁貴躺在棺材裡裝死是怎麼回事？那是他吃了一種藥，能在一天之內皮膚變色，手足冰涼，這才騙過了天子。現在君臣見面，皇上拉著薛禮的手：「薛愛卿，你可知道西涼六國起大兵百萬，犯我疆界嗎？百姓又要塗炭，為了天下生靈，朕特地請你金台拜帥來了。」，「萬歲，國家有難，薛禮決不能旁觀，但臣有一個條件，如陛下不能答應的話，恕臣不能掛帥，您另請高明。」，「不知愛卿所提何事？」，「我要李道宗的人頭祭大旗。」

薛仁貴說得直截了當，李世民一聽深感為難：「這，薛賢臣，這件事不是已經了結了嗎？朕已經傳旨將他貶家為民，怎麼還能要他的命呢。再者說，老皇爺在世的時候，曾經加封他國家沒有捆他的繩索，沒有斬他的刀劍，他身上有免死金牌，讓朕也沒有辦法呀。愛卿，除此之外你提什麼條件都行。」薛仁貴一笑：「除了這個條件，我別的什麼條件沒有。我要求他死，就是給老元帥尉遲恭報仇。這個條件不答覆，恕臣不能赴奔京城。」這事就這麼僵到那兒了。

大伙兒一看，怎麼辦？勸皇上讓步，還是勸薛仁貴讓步？薛仁貴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呀，可皇上是當今天子，這可怎麼辦呀！程咬金在旁邊一聽，趕緊過來給打圓場：「這何必呢。仁貴呀，你不就這麼一個條件嗎？行，包在我身上了，他不死你別掛帥就是了。」，「老國公，你說話可算數？」，「看說的，我啥時候說話不算數？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，到時候你問我要人頭就是了。」，「那好。咱先把話說清楚，沒有人頭祭旗我可還回龍門縣。」，「行了。」

薛仁貴請皇上回到平西王府。這裡戲也不演了，靈棚也拆了，棺材也抬走了，大家把孝服也脫掉了。薛仁貴設宴請皇上和十六位大臣，吃飽喝足了，君臣一齊趕奔龍門縣，挑良辰擇吉日，這才進京。

到了京城，經過御前會議，馬上作出決定：薛仁貴為大帥，徐懋功為軍師，程咬金等眾人帳前聽用，皇上御駕親征。他知道六國聯軍的聲勢浩大，那是應國、膳國、英堂國、步酋、邛羊、哈密國，這六國的力量聯合到一塊兒，再加上三川六州九溝十八寨的人馬，共一百五十餘萬，這樣的戰場，皇上能不參加嗎？他不放心哪。京裡留太子李治監國，有左班丞相魏徵扶佐，掃北王羅通、東床附馬秦懷玉，留到京裡以防不測。樣樣事情都作了安排。按下他們不說。

單表薛仁貴，校軍場點大兵三十萬，日夜操練。等操練得差不多了，徐懋功把日子定下來，這正要準備祭大旗。薛仁貴金台拜帥這一天，非常隆重。皇上也滿身披掛，趕奔校軍場，舉行了閱兵大典，然後祭告天地，又舉行了授印、授旗典禮。薛仁貴把紐頭獅子烈火黃金印往胸前一掛，上方天子劍往懷裡一抱，這算接過了大權。從現在開始，軍事上的事，就是薛仁貴大權獨攬了。哪個不聽，按軍紀從事。薛仁貴命中軍官拿過花名冊，挨個點名，一個不缺，一個不少。仁貴當時公佈了十七條禁律五十四斬，決定中午祭旗出發。

皇上參加完閱兵典禮，又授了旗，覺著有點乏累，退到金頂黃羅帳休息片刻，準備起身。但是眼看到了中午了，薛仁貴也沒起兵。皇上左等沒信兒，右等也沒信兒，心裡琢磨，這是咋回事兒？大帥因何不起兵啊？他把程咬金叫過來了：「老愛卿，你趕奔帥帳去看看，問問大帥因何還不起兵。」，「臣遵旨。」老程腆著肚子來到帥帳。就見薛仁貴：頭頂帥字盔，身披黃金甲，外罩素羅袍，懷裡抱著上方天子劍。左右大將一個個盔明甲亮，列立兩廂。程咬金緊走兩步，躬身施禮：「大帥，我奉旨而來，皇上讓問問你，快到中午了，因何還不起兵？」薛仁貴看了程咬金一眼：「老國公，我是準備起兵。拿來！」說著話把手往前一伸，程咬金一愣：「嗯，拿什麼？」，「嘿嘿嘿，老國公您是貴人多忘事啊，我要李道宗的人頭。沒有他的腦袋，我不能祭大旗，不祭旗我就沒法出兵。」程咬金一聽，傻眼了：「仁貴呀，咱爺倆那是鬧著玩的，你怎麼還當真事兒呀！那不就是開句玩笑嗎，仁貴，快祭旗出發吧，拿誰的腦袋不行，還非得要成親王的。」

程咬金剛要二皮臉，就見薛仁貴把虎膽一拍：「老國公，大丈夫說話如板上釘釘，決無反悔之理。當初您若不大包大攬，我薛禮決無出山之理。現在若不兌現，可體怪我翻臉無情。」

薛仁貴一翻臉，程咬金掛不住了。老程的大臉也戩起來了，心裡怦怦直跳。程咬金把腦瓜一撲稜，用手指著薛仁貴：「我說仁貴呀，官升脾氣長，幹什麼吹鬍子瞪眼，你跟誰，你跟我呀，別人怕你，我還怕你嗎？為救你我跑前跑後，肉都掉了幾斤，幾乎把命搭上，現在你動不動就跟我發脾氣，還了得嗎？我就沒有李道宗的人頭，你能把我怎麼樣？」，「嘿嘿，老國公，你看看這是什麼地方，這可是帥帳！說話不算數，就是欺騙本帥，有掉頭之罪。來呀，把程咬金推出去梟首示眾！」，「喳！」排刀手往上一闖，把老程捆上了。

程咬金一看動真的了，他就大叫：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著什麼急，哎，仁貴呀，好小子，你真磨得開呀，行行行，我剛才那也是跟你鬧著玩的，你打聽打聽，我多咱說話不算數，是那樣嗎？大丈夫一言出口駟馬難追。你不就是要成親王的人頭嗎？我現在就給你找去。要沒有他，你就別出兵，你看怎麼樣？」，「好。老國公，時間可不多了，要速去速回。要沒有李道宗，我拿你代替。」，「好了好了，我這就去。」老程把汗擦了擦，腆著肚子出了帥帳。心裡話，這小子真是翻臉不認人哪，可又一想，也怪自己，誰讓你那陣吃飽了撐得說大話，到現在人家求真，自己想裝糊塗，人家能幹嗎？哎呀，成親王也不好抓呀，怎麼辦呢？

程咬金帶著幾名親兵，離開校軍場，進了荷花大街，一拐彎兒，來到了成親王府。到王府門前一看，只見大門緊閉。他在外頭轉了一圈進不去，心說這咋辦呢，我能搬梯子往裡跳嗎？那麼大的王府，我知道李道宗藏在哪兒？再說我又沒有權力抓人，這這這——老程真給難壞了。沒有辦法，他又領著親兵回到了校軍場。到了營門外頭，不敢進去，見了薛仁貴怎麼交待呀，急得他滿頭大汗。正在門外轉悠，就聽前邊一陣大亂：「哥哥兄弟，走哇走哇！」程咬金仔細一看，正是十三家少國公。程咬金見是他們，眼珠一轉，計上心頭，心說有主意了，當初我就使用過這些小孩兒，把李道宗好些沒打死，嚶，今兒個成事還在這些孩子們的身上。

「站著！孩子們，你們這是上哪兒去呀？」秦英等站住了。「哎，程爺爺，聽說我薛大伯父要領兵出戰，我們大伙兒來看看，跟各位老前輩見見面，辭辭行。」，「噢，有出息。孩子應當學得這麼乖。大概是你們的娘這樣告訴的吧！」，「沒有，我娘都沒有說。是我們這幫人自己想的。」，「那更有出息了。」，「程爺爺，您在這兒幹什麼？」，「孩兒啦，來來來，我跟你們說點事。找個沒人的地方。」

這些小孩兒不知道是什麼事，跟程咬金找了個僻靜的地方，老程蹲下來，十三個小孩兒把他圍上了。「孩兒啦，我現在正為難呢，你們得給我幫個忙。」，「您別開玩笑了，您那麼大的官還會為難？」，「可別這麼說，皇上是一國之主，也有為難的時候哇。」，「您有什麼難處啊？」，「是這麼回事。你薛大伯父不是要出兵打仗嗎？可他非要李道宗的人頭祭旗，給老元帥報仇。他叫我去把李道宗的腦袋砍下來。我去了一趟，他的府門關著，進不去呀，就是進去了，我一個人也沒法下手啊，你們能給我幫個忙嗎？」，「爺爺，叫我們怎麼幫忙呢？」，「這個我都想好了。」程咬金如此這般一說，「孩子們，這也是為國除奸哪，你們可淨乾大事。再說你們也不要怕，要出了事由我一個人擔著。」十三個小孩兒無不拍手贊同。

程咬金二次上馬，帶著這些人來到成親王府。他又交待了幾句，這才邁步上了台階，叩打門環。「開門哪！開門哪！」連叫半天，無人答應。裡邊沒有人嗎？不是，有人，就是不敢開門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李道宗陷害薛仁貴沒有成功，到頭來賠上了一個女兒、一個小老婆，自己的老命還幾乎搭上，能不害怕嘛！前些天李世民又給他送個信，要他深居簡出，不要出門。他也聽說薛仁貴掛了帥印，心中更加害怕，就告訴家人不分白天夜晚都要府門緊閉，要開門必須經他允許。家人聽到有人敲打門環，起初不予理睬，想著外邊會兒就走了，誰知大半天了還在叫喚，這才登梯子爬上牆頭，向外觀瞧，見一個老頭兒帶著十幾個小孩兒，親兵衛隊遠遠站立，遂向下問道：「你敲門有什麼事？」老程一聽有人在上頭說話，這才仰臉一看：「我敲了半天了，你們怎麼不開門哪！」家人也看清了：「是魯國公啊，不知道您有何事？」，「請你們轉告成親王，就說我程咬金帶著十三個小孩兒，為天牢斷字獄的事向王爺賠禮認錯來了，無論如何要見王爺一面。」，「那好吧，您先等一會兒啊。」

家人不敢怠慢，從梯子上下來，馬上報告了成親王。李道宗一聽，現在他們來賠禮認錯，是不是又有什麼陰謀？不見的好。轉念又一想：到我府來我要閉門不見，顯得我太膽小了，他們到此還能把我怎麼樣？想到此他一聲吩咐：「來人！」眾家丁往前一站：「參見王爺。」，「你們要暗藏棍棒，在兩廂埋伏，聽我的命令行事，叫你們打就打，叫攆就攆。」，「謹遵王諭。」成親王又整了整衣冠，這才說道：「叫程咬金進來！」

家人開開角門，把程咬金和十三個小孩兒接進府中，親兵衛隊一律擋在門外，又關上了角門。程咬金眾人來到銀安殿，見李道宗骨瘦如柴，坐在椅子上。老程緊走幾步躬身施禮：「王爺一向可好，程咬金禮過去了。」說著又回頭招呼：「孩子們，都快跪下，給老王爺磕頭。」呼啦，這幫小孩全跪下了：「給老王爺磕頭，祝老王爺長壽。」李道宗看了看說：「程咬金，你見本王為了何事？」，「王爺，我是個老粗，有什麼說什麼。現在西涼六國進犯大唐，您可知道？」，「聽說了。」，「為了打仗，皇上御駕親征，派薛禮為帥，文武百官很多要護駕前往，就我老程這麼大年紀了，也得從徵。這些孩子的爹，大多數也得去打仗。他們的家長就想起一件事來，也就是前者天牢斷字獄的事。這些孩子也不懂事，把您給揍了，結果官司您還打輸了。明白的人心裡都有數，知道您屈呀，這幫人沒理呀！別看您把官司打輸了，這一幫人覺著理虧。現在他們的爹爹、爺爺就要走了，就剩下一幫婦女，怕這幫孩子再惹禍，再和您衝突，怎麼辦呢？就囑咐這些孩子向您賠禮認錯，只要您把這口氣出了，再不計較過去的事了，兩下相安無事，就比什麼都強。這不把我搬出來了，他們抹不開，叫我領著這幫孩子來啦，你說我能拒絕嗎？順便我也跟王爺說幾句好話，你就既往不咎，這孩子也就沒事了。孩子們，當初是怪你們嗎？」，「是怪我們，王爺您就打我們吧。」

李道宗聽程咬金說完，心說，虎瘦雄心在呀！別看我已經丟官罷職，你們的父親還是什麼王子、國公，也得怕我，我是皇上的叔叔！你們是怕我東山再起，給你們報復。想起上次挨揍的事，恨得他牙根直癢癢。他瞅瞅這些孩子，都很眼熟。他一眼就認出了秦英：「秦英，你小孩子缺德不？今天咱把事情說清楚，到底是誰打了誰。」他又把那天的事說了一遍。秦英往前爬爬半步：「太皇老爺，您說的都對，是我領頭打了您，因為我是元帥呀。」，「什麼？你是什麼？」，「我是元帥。」，「先鋒官是誰？」，「先鋒是他。」秦英用手一指羅章。「罷了。你們小小年紀，簡直是要造反哪，為了打我，元帥先鋒都出動了。秦英，今天你既然送上門來，我焉有不打之理！」成親王說著話，掄起拳頭就要打，老程趕忙攔住了：「王爺且慢。」，「你為什麼攔著？」，「王爺你聽我說呀，這秦英他爹秦懷玉可沒有隨軍出征，留在京裡。你要把他兒子揍了，他會高興嗎？秦英要再給公主一說，公主再告訴了皇后，那殿下能不聽他母親的嗎？這對你有什麼好啊！你何必往釘子上碰呢！」，「嗯，也對。秦英，本王看在魯國公分上，不打了。退在一旁。」，「多謝太皇老爺。」秦英站起來，退在了李道宗的左邊。

李道宗叫過羅章：「你這個先鋒官也是禍首。」說著搶拳要打，老程又攔住了：「王爺，他也打不得。」，「怎麼還打不得？」，「你想想，羅章是誰，掃北王羅通之子，羅通也沒從徵啊，幫助太子監國。你要把他接得滿身是傷，他回去跟掃北王羅通一說，老羅家的人你還不瞭解，倆眼一瞪，六親不認，人家現在還是王子，你現在什麼不是，要說找你的毛病，那不手到擒來嗎？王爺，您何必找不痛快呢。」李道宗一聽這好啊，都打不得了，「退到一旁。」，「是。」羅章站起來，站到成親王的右側。李道宗往小孩兒當中瞅巴瞅巴，看到一個小藍大腦袋，臉蛋兒長得跟花棒槌一樣。「過來過來，你這個小孩兒。」這是程咬金的孫子程千宗。「我記住了，這小孩兒最壞不過，薙我鬍子就是他乾的。我非打死你不可。」

程咬金一看：「噯，等等。王爺，這小孩兒更打不得。」，「啊？為什麼打不得？」，「您知道他是誰嗎？」，「他是誰？」，「他是我孫子，叫程千宗。王爺，打狗還得看主人呢，我老程領著這幫孩子給你認錯，你能打我孫子嗎？千宗啊，快給王爺賠禮認錯。」程千宗邊磕頭邊往前爬：「王爺，我們都認錯了，你就拉倒吧！」說著就抱住了李道宗的雙腿。程咬金一看時機到了，喊了聲：「孩子們，還不過來認錯。」這就是信號，那十個小孩兒一下子圍過來了，程千宗在底下順勢一拉，已經把李道宗拉倒在地，左邊秦英，右邊羅章順勢把他胳膊架住，十三個小孩兒就把李道宗給架起來了。埋伏在兩廂的王府家丁一見，各舞刀槍棍棒要搶李道宗，程咬金大喝一聲：「你們要幹什麼！我是奉元帥之令前來捉拿國家的要犯，李道宗業已伏法。如果把他帶到大營，審問後還能放回；你們要敢往前來，我現在就把他打死！」眾家丁只得看著把他們的王爺抬出了府門。

薛仁貴在帳中正不耐煩，忽見程咬金進來了。「老國公，你可曾把李道宗的人頭帶來？」，「仁貴呀，別急啊，我把李道宗給你拿來了。」，「現在何處？」，「就在帳外。」，「帶進來！」帳外一聲答應，李道宗被抬起來扔到地下。排刀手過來把他摠住。薛仁貴滿腔怒火湧上心頭：「李道宗，你可認識本帥？」李道宗一看，面前是掌握生殺大權的元帥，就知道這條命保不住了，心裡直打哆嗦：「薛大帥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饒了我吧。」，「呸，往日咱們有什麼情分！我告訴你，我不是個人報復，我是給死去的元帥尉遲恭報仇。左右，把他推出去殺了！用他的人頭祭大旗！」

沒人恨這李道宗，排刀手伸手把他抓住，像拽死狗一樣把他往外拖。李道宗沒命地喊：「救人哪，救人哪！」這地方誰能救他？可你也別說，他這一喊還真有作用。大帥的帥帳，離皇上的金頂黃羅帳不遠，李世民早就等得不耐煩了。問司辰官，起兵的時辰過了，大帥為何不起兵？李世民心裡著急，後來他實在等不了啦，決定親自趕奔帥帳問問。他剛走出金頂黃羅帳，就聽見有人呼救，聽這聲音非常熟悉，仔細一聽，「啊，這不是我皇叔李道宗嗎？哎喲。」心裡說：「皇叔啊皇叔；你老了怎麼這麼不懂事，我千叮嚀萬囑咐，不讓你離開家，特地派人給你送了封信，你怎麼溜達到這兒來了！」遇到這事李世民能不管嗎？大跑小跑來到帥帳，喊了一聲：「刀下留人，先別動手，待孤去見元帥。」

有人一看皇上來了，趕緊到裡邊報告大帥。薛仁貴站起身來，率滿營眾將迎接，把皇上接了進來。君臣落座之後，李世民臉上也太不自然，說樂，比哭還難看：「嘿嘿，大帥，這是怎麼回事？方才是不是李道宗在哪兒呼救？」，「萬歲，正是。我要拿他的人頭祭大旗。」要知薛仁貴能否斬殺李道宗，請看下回分解。